

青山几度逢

“青山不言逢几度，云去云来俱是君。”——题记

江白鹭

1986年初冬，晨雾如梦似幻地笼罩着镇坪县城，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是这个季节的更迭，编织出了一段注定的邂逅。在县人武部一年一度的征兵体检中，我有幸认识了她。

她叫梅莉，芳龄十八，青春似火。她是在县医院众多候选人中，凭借优良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脱颖而出，成为9名新兵体检队中的一员。她的到来，为原本平寂的军营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那天，她与同事前往县人武部报到，恰逢军事训练的时刻。当指挥员发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时，众多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他们身上。其中，尤为耀眼的是那位身姿高挑的姑娘，她脚踏一双光可鉴人的高跟鞋，步履轻盈，每一步都在水泥地上敲出清脆的音符，尽显非凡气质。她还梳着当时最流行的“冯程程”式发型，高耸的发髻搭配着两束俏皮可爱的小辫，既复古又不失时尚。

她身着一袭天蓝色羽绒服，外搭洁白的翻毛领，内衬的米色高领毛衣将她的身姿勾勒得清新曼妙。她似乎余光察觉，众人火辣辣的目光直盯着自己，于是面颊泛起一抹羞红，快速低头前行。随着队伍中指挥员“向前看”的口令发出，她的身影才淡出众人视线。她的离去，留下了一丝宁静与空寂。

这是初冬的第一场降雪，县人武部屋檐下悬挂的冰凌仍在缓缓滴落，融化在青石板路上，留下深色印记。我身着厚实的军大衣，与战友们清完院落中的积雪，翘首等待着医务人员的到来。

县体检站设在机关大楼，外科在三楼大会议室，而眼科、内科、口腔科、耳鼻喉科以及总检等分布在二楼的多间办公室中。

来到大会议室，一股混合了酒精和来苏水气息扑面而来。在场的七八位医护人员身着白大褂，正忙着整理医疗器械。其中，一位苗条的身影像对着门口，格外引人注目。她正踮起脚尖，专心致志地往墙上挂视力表。

“小心！”眼看她要踩空，我快步上前扶着椅子。她转身道谢时，我才仔细打量：她的肌肤如玉般温润，脸庞上泛起淡淡的粉霞，宛如晨曦初露般灿烂。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瞳仁黑得如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把整个南江河的星光都收入其中。

她介绍道：“我是梅莉，来自县医院。你是新来的吧？”“是的！从新疆调到县人武部任参谋。”我回答道。她跳下椅子，轻轻拍去手上的灰尘，脸上露出浅浅的梨涡。

在随后的交谈中，她得知我毕业于西安军校，眼中闪过一丝赞许。并打趣地说：“好哇，我们镇坪又多了一位才子！”接着便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在手心里焐热，接着在诊桌上用茶渍画出山水画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用她细腻的拇指轻轻按压他的虎口稳定情绪。随着汞柱在玻璃管内慢慢上升，梅莉温柔地安慰他：“别怕，这个仪器最能理解我们庄稼人的心跳。”当听诊器里传来像刺猪草一样的柯氏音，汞柱稳稳地停在了120的位置，小伙子脸上终于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那天拂晓，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体检站的十几名同志便早早起床，迅速洗漱完毕，赶赴县人武部集结。他们草草吃完早餐后，便乘上一辆解放牌的敞篷大卡车，向着第二体检站曾家坝进发。这已经是在完成城关、石砭、钟宝等乡镇几百名应征青年的体检任务之后，展开的第二轮体检工作。

北风呼啸，大车在崎岖的砂石路上艰难前行。行至白土岭险要处，车身猛然一个急转，径直冲向那漆黑的白家隧道。就在车即将撞上嶙峋岩壁的刹那，一声清亮的“哎呀，快低头！”打破车厢的沉闷。众人闻声慌忙俯身，但见车顶钢管与岩壁擦出刺耳声响，碎石簌簌而落。待车辆完全驶出隧道，惊魂未定的我们才发现，方才那毫厘之差的险情，全赖梅莉眼疾手快，及时惊喊才得以化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晨雾渐渐消散，梅莉已经走进了体检站的各个房间进行细致的检查。她干练地为总检王大夫递上了一份名单，并报告说：“杨书记已经在安排增加一张床板和外科查医生要求添加两个取暖设备等事务。”接着她转头对我说：“张参谋，镇上徐部长已经调来了民兵来维持秩序，请你过去布置任务。”

说着，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了两位年轻人的争执声，他们因为视力标准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梅莉迅速走过去，用一句地道的乡音玩笑化解了僵局。大家竖起大拇指称赞她的机智。王大夫笑着说：“这曾家坝的丫头，协调的本事真是了得，比润滑油还要灵光！”

大概八点半左右，二楼总检室的炭盆里跳动着橘红的火舌，空气烤出细密的波纹。我和梅莉正在那张漆皮翻卷的旧木桌上核对上检青年花名册，突然楼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像炸开了热锅，惊得窗外老槐树上的麻雀“扑棱”一声，抖落几片枯黄的叶子便展翅飞去。

“快瞧！”我们俩迅速奔至走廊的观景处。一队队身着多彩布衣的青春身影，如波涛般涌入庭院，他们步伐矫健，歌声嘹亮，沿着石板路前进。尔后排成一字长龙，从院坝直至三楼，满怀热情地接受着军队的挑选。远方的松树林在朝阳的映照下愈加生机勃勃，鸟儿在枝头纵情欢唱。我们凝视着这些充满生命活力的青年人，内心涌动着期待与激动。此刻，时间仿佛凝固，只有这股青春的潮流与晨光共同绘就了这幅美丽的画卷。

午餐过后，趁着短暂的休息，梅莉邀请我和一位战友到她家做客。沿着一条乡间小径前行，我们穿过田野，跨过水沟，绕过何家屋，转瞬便来到了曾家老街。梅莉的家位于老街的中心地带，那是一排建国初期建造的砖木结构平房，是曾家中学专为几位外地老教师安排的住所，而她家就在东侧的尽头。除了主屋之外，还搭建了一间偏厦。

推开一扇古朴的木门，梅莉的父亲满面笑容地迎接我们。他身材高大，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儒雅之气扑面而来。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关中方音，言谈举止间流露出老教师的深沉与从容。尽管年近半百，但仍显精神，给人影响很深。

在轻松的寒暄之后，我们入座。虽然梅莉家的房子并不大，但空间布局合理，结构设置适中。屋内物品摆放井然有序，一尘不染的地面和桌面营造出一种宁静而舒适的气氛。中堂悬挂着一幅水墨松鹤图，四尺见方，与之相配的对联笔力矫健，透出一股清雅的书卷气息。墙角摆放

的特色小扁凳和小椅子设计独特，精巧别致。靠墙的小扁担和小水桶工艺精美，光滑细腻，无不展现出主人的品位与格调。

随后，梅莉从内屋热情地端出了各种山果，包括香甜的板栗、饱满的核桃以及酸甜可口的猕猴桃。她的父亲也热情地为我们剥开橘子，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好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我们一边品尝着山果，一边畅聊天地万物，感到十分愉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梅莉已成年，但她仍保持着孩提时代对父亲的亲昵称呼“爸爸”，这简单的叠字透露出她们之间深厚的亲情。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梅莉的父亲大学毕业后便带着家人迁至镇坪，已经在山区度过了20多个春秋。目睹父母的艰辛劳累，她心中深感内疚，因此她决心将来将他们接回西安老家，让他们安享晚年。此言一出，我们都为她的孝心所感动，同时也为这份深厚的家庭情感所动容。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梅莉家时，她母亲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说是刚送走老妹回山里。并向我们讲述了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曾家镇光华村，有位青年怀着满腔热血，一心当兵。前几天，在参加镇上组织的上站初检中，因年龄、身高、体重均不达标而未能入选参加县上体检。村里流言蜚语，说他若想找条出路，非得去求梅莉不可，因为她在县体检站能说话。

这青年的母亲听在耳里，便想起了多年前结拜的姐姐郭姨，于是带上一篮鸡蛋、两袋土豆、三吊腊肉上门找老姐。青年母亲知道梅莉白天在县上体检站忙乎，于是晚上生拉硬扯着郭姨搭上拖拉机到县上见梅莉。心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许能劝说梅莉通融一二。

然而，梅莉却是个心有定理的人，任凭老姨咋说，就是不松口。老姨急了，嗓门也大了起来：“梅莉啊，你别忘了，就算是皇帝老子，也有个穷亲戚！你咋就这么油盐不进，不近人情呢？”郭姨说：“老妹，话不能这样说，梅莉参加工作不长时间，人微言轻，但她还是有哈数的，但凡能帮忙的，咋会为难你呢？你看到她长大的，她的品行你不是不知道呀！”

那晚回到家里，郭姨执意把老妹留住一宿。次日一早就听到“咕咕咕”缝纫机声，那是她给老妹赶制了一件新衣服，中午又摆了一桌好菜招待了她。席间，她奉上了一件新衣裳，语气温和地说：“妹啊，梅莉这孩子心眼好，就是性子倔强，她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你就看在老姐的份上，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青年母亲接过手中的衣裳，心里的气消了大半。她叹了口气，“哎！其实也怪不得梅莉，端公家的碗，属公家来管嘛。”她终于明白了“规矩”二字在梅莉心中的分量。这场风波，也就此平息了下来。

四

暮色染透窗棂时，时针指向八点。人武部值班室电话骤响，我握着听筒的手微微发颤，医院化验室告知，今日五位青年的肝功能复查结果已出炉，仅一人过关，其余皆未达标。更蹊跷的是电话里特意嘱咐：“请张参谋亲自取报告。”这让我心生疑惑，往日这时候，梅莉总会踩着细碎的星光递来报告。

穿过门诊楼斑驳的廊柱，撞见的一幕让我心头发紧。瓦子坪的王老汉蜷在长椅上，补丁摞补丁的靛蓝棉袄泛着油光。面对医院的住院通知，他焦急万分，搓着枯树皮般的手喃喃自语：“大夫，我家娃谷籽好晾晒在院坝还没……”这时身在一旁加班的梅莉打住了他的话茬。她一眼便看穿了老汉的难言之隐——哪里是担忧苞谷，分明是囊中羞涩，二十多元的住院押金他无力承担。

梅莉稍加思索，柔和地合上病历，轻声安慰老人：“您先安心住下，好像政策对贫困户有优惠，我咨询后告知您。”事后，我在医院接待室不经意间目睹了她悄悄将皱巴巴的纸币塞入收费处的窗口，那是她刚领到的薪水，带着体温，散

发着温暖。

周末的晨光漫进人武部办公室，邵首长体谅医务人员近期的辛劳，特许休息一日。我与梅莉正在交换体检检查人员名单。“今晚我做东，咱们几个年轻人聚一聚，梅莉也来！”战友启松兴冲冲地跑来相邀。“实在抱歉，我手头有点事。”梅莉面露难色，轻声拒绝。“啥事？”启松好奇地问。“我还要给下河街的谭姐打针！”梅莉回答道。“打针不是几分钟的事吗？”启松不解地问。

于是，梅莉就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她娓娓道来：两个月前，谭氏孕妇妊娠反应严重，滴水难进，身体每况愈下。得知此事后，梅莉便每日上门，义务为她推注葡萄糖数小时。如今，谭氏身体恢复得很好，治疗也接近尾声，只剩下最后几天针了，一旦中断就不好了。听罢，启松释怀，为梅莉仍保持山里人的执拗而微笑摇头。

在偏僻的山里，有位小李护士，怀揣对医学的渴望，翻山越岭来到了县医院寻求梅莉的康复治疗专业指引。听说梅莉正在县人武部负责应征青年的生命体征测量，于是小李又跑到人武部说明来意，梅莉当即决定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为小李作辅导。

征兵体检室内，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梅莉做完最后一个应征青年的测量以后，细心地将血压计归位，墙钟“当当当”响了几下，指针悄然指向七点半。窗外，小李戴着绣花头巾，蜷缩在长椅上，手中紧握着冰冷的馒头，裤脚还挂着山间夜露的湿润。

“其实，血压计的绑带也能用作吞咽训练。”梅莉一边说着，一边抽出棉签，轻轻触碰着模型喉部，白大褂的袖口不经意间沾上了应征者留下的耦合剂。指导手册在军用毛毯铺就的简易讲台上沙沙作响，夜风透过窗缝，轻轻掀动着血压记录单，露出了底下那张泛黄的解剖图。

熄灯哨声骤然响起，梅莉将小李双手按在了自己的脖颈上：“记住，吞咽时喉结会动三下，这就是正确的频率。”月光如流水般倾泻而下，将两个紧紧相依的影子投射在了“参军光荣”的标语之上。目睹这一幕，我心中无比感慨，为她的保温杯续上了热水。

五

县上体检复查的那个傍晚，我们围坐在人武部接待室，火光映照每个人的脸庞。或许是身心俱疲的缘故，我索性暂回宿舍，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试图放松和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当我满怀期待地再次走进房间时，梅莉的一句调侃打破了我的平静：“哟，这不是咱们的‘洋装小少爷’嘛！”话音刚落就引来大家哄堂大笑。我本能地反唇相讥：“噫！汝之英姿飒爽，敢问身长几何？”她听罢脸色骤变，反驳道：“你这文绉绉的，问人身高也这么酸？”那一刻，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光鲜靓丽下的带刺玫瑰。

在某次体检工作座谈会上，我兴致勃勃地向众人展示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大家点头示好。然而，梅莉却递给我一本由她和几个文学青年编辑的《南江河》首刊让我看，她指着书中倒生僻字“杳冥”询问我读音，我一时语塞。她又指着两张插图问我寓意，我更是窘态毕露。她见状忍俊不禁：“念 gala，是角落的意思。”那一刻，我只觉双颊发烫，恨不得立时钻进地缝里。然而心底诚服，暗自发誓定要一雪此耻。

雪后新霁的上午，文友寿安从县文化馆给我送来了一封沉甸甸的大号牛皮纸信封。拆开一看，令我眼前一亮，原来是我两个月前获得的1986年镇坪县国庆书法大赛一等奖证书。其中还夹着一张散发着墨香、内藏十元奖金的精致便笺。这笔钱虽不算巨款，但相当于当时新员工一个月薪水的三分之一。我满心欢喜地收到了省内书法大师、镇坪县地志办主任彭兴礼前辈及忠孝、云芝、荣臣、志学等文友的祝贺。恰逢梅莉来人武部提交应征青年体检报告，她不经意间瞥见证书，拱手道贺：“妙手夺魁，不容易！”我回应道：“雕虫小技，不敢当！”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得意，眼含深意地说：“别忘了，羊群里跑骆驼虽

风光，却终需归栏，前路还长呢！”听罢我愣住了，不知是喜还是忧，只觉得她话语如晨钟暮鼓，在我心头久久回荡。

与梅莉相处的日子里，笑语总是如影随形。那时我从军校毕业不久，自认为普通话说得还行，调任镇坪后我依然保持讲普通话的习惯。梅莉的普通话说得比我讲得好，因为她汉语拼音基础扎实，而这恰巧是我的短板。不过，这反倒增加了我和她语言交流的机会。我们在平日的交流中，更多的是她帮助我改善了某些字的发音。有一次，我们几位战友去她宿舍做客，她热情地接待我们。就在我给她递茶的瞬间，突然用一种夸张的语调对我说：“请霍匪！”（方言：请喝水）一句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原来，她是在戏谑我的“安康普通话”。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她内心深处那份纯真与俏皮。

六

征兵体检的日子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们踏上了各自的人生旅途。从此，一别经年，杳无音讯，但梅莉留给我的记忆如同烙印般深刻。直到23年后那个春天，我们才再次相遇。

重逢的日子是令人难忘的。2010年初春的一天，我特邀曾经在镇坪工作过的启松、寿安、荣成、梅莉、京娟和朝林等老友相聚金苑。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猜拳行令，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我姐姐的一通电话如晴天霹雳：“母亲失语啦！”梅莉闻言，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坚定地说：“走，我们过去看看！”到家后，只见母亲斜倚在沙发上，嘴角挂着涎水。梅莉迅速查看，发现母亲瞳孔异常，判断可能是脑梗先兆，当即决定送往医院。

雨幕中的楼道，救护车的红蓝灯光闪烁，梅莉毫不犹豫地跳上救护车，随车飞驰而去。我默默祈祷，愿母亲平安无事。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母亲终于脱离危险。值得庆幸的是，母亲在疗养过程中，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惊人的能够生活自理。以至于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她竟以91岁高龄，创下了家族最长寿纪录！对此，我激动不已，对梅莉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细雨蒙蒙，闲眼独处，最是让人复盘过往的绝佳时机。那些经年往事，如泛黄的照片，在心底悄然浮现。自从1986年冬日，梅莉透露想将父母接回西安老家的愿望后，我始终深信不疑。然而，世事无常，终因诸多羁绊她未能如愿。后来，她从镇坪调至安康工作，一直陪伴侍奉父母，从未远离。其间，她数度迁居，几番与我单位或住所近在咫尺，却总是阴差阳错，未曾谋面。

追溯细思，偌大的安康，寻人真得难吗？回答“不是！”

不可否认，我也曾在街角转身的刹那，恍惚瞥见她的轮廓；或在暮色浸染的云霞间，捕捉到一抹似曾相识的侧影。然而这些浮光掠影如同晨雾中的蛛网，分明清晰可触，伸手却满掌潮湿。“究其原因？那是‘她回西安’这个魔咒般的执念一直在我脑海里作祟，以至于那些瞬间燃起的希望之苗总被‘相似非她’的残酷现实慢慢磨灭……此次重逢，犹如命运之神给予的一次补偿，让我们得以重拾那段曾经失落的美好。

时光荏苒，岁月沉香。自2010年初春重逢到如今，又过了十五个春秋。梅莉虽已年近六旬，但她依然保持着那份独特的韵味与风采。眼波流转间依稀可见当年灵动的神采，唇角微扬时依旧绽放着穿透时光的明媚。而岁月予我的，则是沉淀在眉宇间的沉稳与从容。每当追忆往昔，那些斑驳的时光碎片总在心头泛起温暖的涟漪，心中不禁感叹：是命运最美的安排让我们相遇，是时光最好的馈赠许我们重逢。这份被光阴反复摩挲的情谊，彼此会倍加珍惜，用余生笔墨续写最珍贵的生命注脚。

江白鹭，男，汉族，汉滨人，大学文化。系陕西省作协、书协、摄协会员，现任安康市记协主席。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报》《人民军队》《文化艺术报》《陕西交通报》《安康日报》和《中国公路》《延河》等报刊。



（本组作品指导老师：彭云 吴金燕）